

妻呵安息吧

德永直著



妻 呵，基 本 態

〔日〕德永直著

周 丰 一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德 永 直
妻よ眠れ

根据角川书店 1955 年版本译出

妻 呵，安 息 吧

原 著 者 [日] 德 永 直
翻 译 者 周 丰 一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6 插页：1 字数：112,000

1961 年 11 月第 1 版

196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统一书号：10078·1813

定价：(九) 0.56 元



作者像

6AM77/11

致中国的朋友们

“妻呵，安息吧”中的主人公是我的亡妻，牺牲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她是在大空袭与饥饿下被迫死去的日本东京许许多多主妇之一。

我怀抱着亡妻的遗骨，领着孩子疏散到亡妻的故乡，后来由于苏联和中国的民主军队，击溃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战争遂即停止了，我便回到东京和同志们努力于重建民主主义的文学运动。这篇作品所表现的正是我当时离开亡妻的故乡，而到东京去的心情。文内叙述了在贫苦中成长起来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妻子的努力奋斗的一生，是对亡妻灵魂的慰藉，同时也是活下来的丈夫——我，向亡妻表示的决心。

日本帝国主义者确实作了罪恶的事情。不仅给了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人民以不可估计的罪行，而且也确实杀害了很多日本人民，死于战争的不仅是男子，还有无数的妇女和小孩也被杀害了。

这篇采取独白体裁的作品，不仅是对于我的亡妻，也是对于许许多多被战争杀害的日本妇女的倾诉，也是对于她们的慰藉，也是活下来的丈夫的一个决心。我——这篇作品的作者——为了不让做妻子的再死于侵略战争，为了维

护世界和平,决心要拿出勇气参加战斗!

我这篇作品能够得到中国朋友們的閱讀,感到十分光荣。中国的朋友們! 日本人民正在为了阻止日本帝国主义者再次发动侵略战争而斗争着。我以热爱和平的人类感情, 謹向你們致敬!

德永直 1956年3月10日

內 容 提 要

作者以回忆录的体裁，描繪了他亡故的妻子一生的悲惨遭遇。她从小就出去給人当使女，深受主人压迫，后来千辛万苦获得一个护士的职业，但由于东京大地震的缘故，重告失业，这个无依无靠的少女，家中只有一个年迈的外祖母，而且双目失明，生活十分困难。她与作者結婚后，对丈夫的革命事业，虽缺乏了解，但辛勤劳动，操持家务，与丈夫同忧共苦，終因生活困难，积劳过度，数次臥病，再加侵华战争时期不但物质缺乏，还要受到炸彈、燒夷彈的威胁，最后还是在这种艰难的生活中結束了悲惨的一生。故事虽然簡單，但我們可以从这里看出在日本軍国主义統治下广大人民的悲惨的命运。此外在这部作品中述及作者生活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从这里我們可以看到作者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从事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对于我們研究这位最近亡故的日本作家，提供了不少的宝贵資料。

敏緒呵，我們父女三个如今逃难逃到你的故乡来了。这宫城县T郡T町H村落，虽在山里，也还是T町的一部分，离你出世的T町还有里把①路，可是爬上后山就能隔着绿油油的田地，清楚望到过去的仙台藩，明治初年也还是米粮集散地，盛极一时的都会。你生的町子现在就每天从这里上T町国民学校五年級，道代上T町高等女学校一年級。

“爸，媽常說的八幡神爷就是这儿？”

那天，父女三个去町里領配給米回来，在八幡宮歇脚，道代記起来，这样問过我。这八幡宮一年一回祭事，还有大神乐，喝了祭神酒慢慢发作起来的素盞鳴尊舞着天丛云劍追赶大蛇，也醉了酒的大蛇不知怎的，一跳跳出舞台，攀着院子里松树枝就上了杉树，素盞鳴尊也追上去，末了整个舞台挪上山里去了，急得吹鼓手着了慌，观众有的哭，有的喊，鬧了个不亦乐乎——。你这追怀小时候事的話，每次听得大家笑做一团，我也还記得很清楚。这八幡宮，正在我們現在住着的H村落后山的山腰上。

再走七八里就是入海的北上川雄壯大河，它仍旧象你幼时那样，从街市南面滾过；河对面，你說是常去拾毛栗，掘百合根的那日根牛群山，映成一片紫色，能清楚地看到面对

后山的“城址”。此地无可怀疑地是你唯一的故乡——宮城县T郡T町！

“您跟这里是怎么个因緣呢？”

我没有料到剛疏散到此地，当地的人就这样問我。大凡帶了孩子疏散来的，总与当地有些血肉关系的原故吧。

“唔，已故的内人就是本地人……”

我虽然不願意作这样的問答；但是我又不能扯謊。

“您太太……哦，是哪家的？”

無論哪个乡村都是同样的吧，即使是离着一里来地的山中的H村落里，对于T町的事也沒有个不知道得詳詳細細的。一則是远亲近鄰、买卖交易、租地种地等等的关系，一則是年長月久，耳聞目睹，自然而然沒个不熟悉的。

“現在是沒有了，叫做××的○○。”

“××的○○？哦？”

对方歪着头在思索，我觉得十分尷尬。哪怕是十年前、二十年前已經死絕的人家，只要乡村里还有个亲戚，說得出是某某的什么人，那就一切都能明白了。

“我們是在东京結的婚，我也搞不太清楚哩。”

我总是这样借口逃避开話头。其实也說不上是在东京結的婚，而是在二十年前，我为了“相亲”，从东京来到这个T町的。那时候，在这个拥有四五千人口的小市鎮里，你和你老外祖母居住的房屋太小了，簡直不容易被人家知道，現

① 日本一里約合我國六里，以下概不換算。

在連這所房屋也沒有了。你自己也知道，哪里有什么親戚能立刻說明他是你的什么人呢？你七歲上死了父親，七歲以後你又變成一個父母雙亡的孤兒了呵。

“可也是難得的緣分呵！九州地方的人和東北地方的人結了婚，却疏散到這個地方來了。”

我們的房東老農民T君這麼說，不住地注視我們父女。

我們現在住的屋子是T君家的養蠶室，是山村農家常見的緊接在茅屋大門一邊的高房檐的厂房。除了几扇雨板之外，不用說廚房、壁櫥，連廊檐和紙拉門都沒有，只是把由T君家借來的六張“疊”^①放在一間寬敞的地板屋的一個牆角，用了好幾天工夫在四面的泥牆上糊上報紙，想法找木板搭成幾個貼牆攔板，又把地板屋當中間的養蠶用的保暖地爐，改成適合人用的爐子等等。父女三個一心勞作的結果，現在哪兒坐，哪兒睡，哪兒擺破櫃子、放鐵鍋、飯鍋以及孩子們的學校用具等等，大體上都有個安頓了。只是東京帶來唯一煮飯用的小炭爐，還得隨着刮風下雨有所移動，有時搬進屋里，有時就在院子里冒着青煙。那盞十支光的沒有燈罩的电燈呢，在吃飯、睡覺或天亮以後，這二十四小時之內不知道要改變多少次地方，永遠也沒有固定下來的時候。

地板屋的一隅亂堆着黃醬缸、麻繩、膠底襪子、馬鈴薯和鐮刀等等，愛整齊的你要是看見的話，准不肯坐定下來的，但是，你且不要生氣吧。我已經是盡了一切力量了！為

① 日本住家在地板上鋪的厚草蓆稱為疊，夜間睡在上面。——譯者

了补充粮食，甚至要到鄰村去买来；正房T君忙碌的时候，还要帮助他拔菜园的草，帮他松土和鋤田地里的青草等等。而且，無論怎么說，我們疏散到此地才只一个多月呵。

你的骨灰收在白瓷罐里，放在破櫃子上了。昨天道代和町子二人到山边的水灘去洗衣服的时候，采来的石竹花和狼尾花穗就供在你的面前。离白瓷罐最近的画着牽牛花的茶杯里，那是我剛剛斟上的一杯粗茶。这并不是說你喜欢喝茶，倒是我还不习惯一个人来喝茶呵。

你还很健康，战争也不太激烈的时候，我們总是要喝一杯早茶的。当我坐在桌前，开始要做我自己的工作，你端着洗淨的茶盤走进我的書房。你常是勒起衣袖，如果正在洗衣服，还要撩着衣裙，一声不响地坐在旁边，然后各自露出不同的表情喝完一杯粗茶。这是每天你我各自从事工作的開場慣例，我們虽然一句話不談，但心中感到非常滿足。

我还不习惯过鰥夫的生活。天蒙亮就和房东一齐起来，煮飯做醬湯，打发道代和町子去上学，然后我就穿着一件汗衫到后山崖下的泉边去洗鉄鍋和飯鍋，洗褲衩和汗衫，还有孩子們的綁腿褲和短褲。晒完了这些洗淨的东西，用撮布擦完地板屋以后，我从山上拾来一捧杉树叶放在炉子里，开水壺就吱吱地响起来，沏上一壺茶，也斟給你一杯。我喝完一杯、两杯，吸两三袋烟，把烟灰盪在炉子里，以后呢？我可就为难了——

当然，事情是多得如山。这种地方被隆冬的厚雪所阻，听說連狐和狸子都为了獵食常到村里来，人也得趁着此时

买点粮食和燃料存下来。米卖二十元一升，柴禾一驮子四捆要卖三十元，再说不添置些衣服和用具也不好过日子，自然界丝毫也不会因为我们的日子艰难而缓和一下严寒的气候呵。到处漏缝的地板屋也必须要用报纸贴补，不设法装上纸拉门，无论怎样也过不了这个冬天的吧。再说我还有自己的工作，然而我总也提不起精神去做。

道代和町子一看见我背着玉蜀黍和西红柿家来，高兴得蹦蹦跳跳的。买了马铃薯切成小方块放在一天配给二合的黑米里煮给她们吃，这两个正在能吃的孩子也就满足了。看到孩子们这种高兴的样子，我也是很高兴；然而总觉得有些说不出的遗憾。如果说，抚养孩子即是目的而让我知足，那么我也并非不可能如此；如果让我禁欲，已经到了多少有些衰老的这个年岁上，倒也不是困难事，不过我总觉得并不止于这些似的。你生前也认识的H寡妇和K寡妇，她们就好象一心一意在抚养着孩子，我知道H寡妇和K寡妇不会没有苦闷的；然而她们至少能比我专心去照顾孩子，这是否因为我还过不惯鳏夫的生活呢，还是男女先天的差别呢？

敏绪，你不要替我担心！我并没有忘记你临死前的一句话：“孩子们就靠你了。”因为这句话除去你以外，不会有人对我说的。在这里顺便说吧，二十年夫妻相处的情爱之深，比在彼此健在的时候所感到的还要深刻到几倍，还要广泛到几倍！这不是已经死去的你，而是活着的我所不能不体会出来的心情呵！

我帶着孩子們來到你的故鄉，不知你有什么感想，或許你是生着氣也未可知。

“不，不，我死了也不去呵！”

你照例會生起氣來用這種腔調說。其實，象你這樣憎恨自己故鄉，懼怕自己故鄉的人也真少見！二十年來，只有你老外祖母去世的時候，你回到故鄉去了一次，而且還是午後到的，第二天一早就離開那里回來了。

“回到T町去，還有誰招呼我聲‘你可回來了’。”

當我替你回去弔祭老外祖母七周年忌日的時候，你這麼說着不願同我一道去。偶爾有T町的人來找我，談到關於T町的情形，你不是沉默不語，就是要躲出去。

你死去剛剛四十九天，被空襲和戰火逼迫得象個乞丐的我，為什麼會帶着孩子們逃到你所厭惡的故鄉來呢？其實，我在選擇疏散地點的時候，並沒有必須到T町來的理由。你相識的T町M先生，是我為了“相親”而來到T町的時候才認識的，我認為這位與你有遠親關係的M先生，是一位親切熱忱的人，才來投奔他的。實際上並不是這T町里有什么在情面上也得分給一把米的親故呵。

坐上火車又來到此地，幸而受到M先生的照顧，总算安頓在這間養蠶室里以後，我自己還是不能解釋為什麼會來到此地。然而敏緒呵，現在我可以解釋了！就是因為我到T町去，就覺得你還活在那里似的！我曾經拭擦過你死後的臉和身體，還給你穿上那最後的漂亮衣服，因此我應該比任何人都清楚你是已經死去了；然而我一直認為來到T町，

就觉得你还活在那里！

我总觉得你憎恶到令人难以相信的你那故乡的姿态，实际上正从你的姿态中丝毫不差地表现出来。

“不，不，你要去，那我就走开了！”

如果你活着，一定要跳起脚这么喊起来吧？然而，我知道你是伪装的，哪里再有象你那样眷恋故乡的人呢？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你给孩子们讲起你故乡的事儿来——小时挨饿的你常去拾栗子的那些山冈形相，小肩膀扛扁担扛得皮破肉烂、给东家去挑水的那条北上河，小时候受人气，被伙计和淘气小子关闭过的白墙库房——这一切全都活灵活现地表现在你的脸上。敏绪，你仔细听我告诉你：一个人对于故乡的感情深浅，正是这个人的生命在故乡所受颠簸的深浅呵！

你的鲜血斑斑点点沾染在日根牛山、北上河堤、白墙仓库和已经倾斜的丁町的各个檐前！与你相处二十一年的丈夫，知道得可是清清楚楚的呵！你尽管跺脚吧，你越是跺脚，我越是想要到你的故乡去看看。

我抱了你的骨灰罐，带了你生下的孩子们，被战火逼得象乞丐似的，现在是来到你的故乡了。敏绪呵，现在让我替你看看你的故乡吧！我要一边嗅着你滴在故乡的血迹，一边要凭吊你的一生了！

如果說人死后也有什麼靈魂，那麼你看了這裡短短期間所發生的劇烈的變化，也會大吃一驚的吧？你在炸彈和燃燒彈的爆炸聲中咽了氣的是六月三日，到七月二十日還不到四十九日的你的骨灰，放在背囊里讓孩子背在身上，離開了混亂和哭聲喊叫的上野車站。八月九日蘇聯參加了戰爭，八月十五日就發表了停戰的消息。

無論怎樣我都不能沉着鎮靜地回憶出這兩三個月的情況來了。從一件事情想到另一件事情，我就覺得五體逆轉，墜入無底深淵，或者蹣縮着四肢，飄到虛空上去似的。

“停戰啦！敏緒！”

听了十五日中午的廣播以後，我到放着你骨灰罐的柜子前面這樣嘟嘟着。道代和町子也來到身旁大聲說：

“媽！停戰了呵——”

戰爭停止了——這並不是什麼不可解的事情。不知道幾百次地想着，幾千次地嘟嘟過“戰爭幾時才停呢”。可是這個戰爭終於停下來了——又是多么奇怪，意想不到的事情呵。我听了十五日的廣播以後的兩三天，不知道多少次數地嘟嘟着“停戰啦”。而且每一次總感到這是出乎意料、奇怪和突如其來的事。

好容易等到我自己相信是事實了，立刻就想起你已經是死了，好象這才意識到似的。晚上躺下以後，我怕被孩子們聽見，把臉伏在枕頭上痛哭着。

“要是战争停止了，那就……”

你这样一說，我总是在你枕旁反复地說：

“是呀，只要战争停止……”

你迫切希望吃到白米，你希望吃到肉和魚，你也希望吃到苹果和葡萄。你盼望着有灯光明亮的夜晚，盼望着沒有空襲的晴朗天空。但是到了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我竭尽了我所有的能力，連一个鸡蛋一把白米都不能拿給你吃了。你枕边只能見到玉米面的面包，或者是掺大豆的稀粥而已。胆怯的医生，一听到警戒警报的汽笛声，就任你敞着胸脯，慌慌張張收起听診器跑掉了。

“要是战争停止了……”

我的耳朵里还遺留着你的声音。如果战争停了，貧苦的我們虽然不知道能不能立刻吃到白米、肉和魚，还有苹果葡萄等等东西；然而瀕死的你用了最后的力量所怀抱着的希望，当然也就是我的希望了！

“是呀，只要战争停止……”

現在战争是停了。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停止的，为什么停止的，这是盼了多少年的你所想知道的事情吧？你也想知道貧苦的我們是不是立刻能吃到白米飯、肉和魚，还有苹果葡萄等等东西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战争是为什么停止的。恰恰同我不知道最初的“芦溝桥事变”是怎样发生的一样。在收音机突如其来地发表消息的那一天以前，在报纸上和收音机里，还在喊着“一亿玉碎”，宣傳着英美是日本的“不共戴天之仇”

呢。所謂“一亿玉碎”的意思是所有的日本人完全死掉；而“不共戴天之仇”，就是不杀死敌人即自己被敌人杀死，不能与敌人在青天下共同生存的意思。这是不顾一切的精神作用。但是在报纸上和收音机里听到的“停战”的理由，一是中立国的苏联新参加到敌阵中去，二是美国发明了原子弹，八月六日广岛市受到惨重的打击，毁灭了一半。就是说，再继续打下去也难望胜利——这还不是患得患失吗？如果说投降的理由是：赞同敌方“波茨坦公告”中的反法西斯，赞成民主主义精神，而认为一直支持战争的日本精神是非常错误，那当然也就容易理解了。同时中国事变是由于“芦沟桥的一发子弹”而起始的时候，我们也是什么都不知道。说什么因为中国人搞“排日运动”、说什么侵犯“日本的利益”，那么中国人究竟认为日本人什么地方不对而加以排斥呢？中国人侵犯了哪个日本人的利益了呢？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究竟是排斥的那方面不对，还是被排斥的那方面不对呢？再说所谓利益，是日本哪些人的利益，应该不应该被侵犯？这些事情政府也没有说明，议会上也并没有讨论过。报纸上，收音机里一劲喊着要大家痛恨蒋介石、毛泽东以及所有的中国人，于是日本人就都恨起中国人来。到了“太平洋战争”的时候，虽然也是努力痛恨美国人和英国人，但是如果有个中国人问我们，你们日本人同中国人打起仗来了，你们知道是因为什么？恐怕你和我只好回答说：

“去问问日本政府吧。”

虽然不知道战争的起因，但是战争是多么残酷，多么痛